

我的新西兰室友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4-15 1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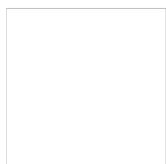
Jeremy和Megan是我在加拿大读书时候的室友，他们三月份的时候结婚了，前几天才看到结婚照片，婚礼宴会是在他们居住的城市Dunedin附近一个生态保护地Orokonui Ecosanctuary，去年这个时候我去拜访他们，他们带我去那里参观过，我这个对动植物只有喜爱却了解甚少的人听到看到不少新西兰本土的动植物，主要是各种鸟，那天刚好也是我生日。

可能他们不会觉得，但他们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我羡慕那些感情丰沛又善于表达的人，我不行，对于实实在在的东西常有逃避的心态，所以在互联网上留下的也多是虚构的东西，它们让我觉得安全，或者无迹可寻，不会占用甚至虚拟空间，像海里的一粒盐，即使贡献了一点味道都让我觉得害臊，害怕曝晒，只能以水的形态。

作为岛国的新西兰，被库克船长发现之后，渐渐成了移民国家，世界各地的人陆续迁入移居，Dunedin就是一个苏格兰移民建立的城市(Dunedin即苏格兰盖尔语的爱丁堡)，现在的新移民多是从亚太地区过来的，中国人，印度人，菲律宾人，还有大洋洲一些岛国的移民，跟随最早的白人移民开始，进入到这个岛的也有很多外来物种，很多造成生态灾难，比如兔子，虽然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也断不能把支柱产业畜牧业的羊群送走，但就像处理和原住民毛利人的关系一样，保护本土生态环境在新西兰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严防各种外来物种进入，另一方面有计划的铲除岛上已有的入侵物种，统称为pest，Orokonui Ecosanctuary就是要建立一个pest-free的生态保护地。飞机落地前乘务员要在机舱喷洒药物，境内也常看到各种相关标语，博物馆和其他公共机构卖力普及各种入侵物种的知识，我和Megan在野外树林里hiking，她也一路指点对我说，哪些植物是pest，可以顺手拔了。

自然界也要面对全球化的问题，也要人类政府干预。

新西兰的本土动植物，最出名应该就是kiwi鸟和银蕨，新西兰人自己常被称为kiwi，银蕨的标志出现新西兰大街小巷以及官方标识中。16年新西兰举行新国旗的公投，虽然最终还是保留了原来的国旗，但得票数最高的新国旗设计元素里几乎都有银蕨，而很多恶搞的设计里，都有kiwi鸟出现。



银叶蕨

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新西兰陆地上唯一的本土哺乳动物就是蝙蝠，会飞，Kiwi和很多鸟类反而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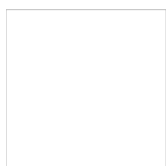
在地面生活，有翅膀也不会飞，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的鸟类，kea, kakapo, kaka, takahe, south island robin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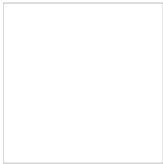
我记得刚到加拿大读的第一本书反而是《新西兰自然历史》，当时我和Jeremy还不是室友，只是同班同学，入学后开始上课之前我们去做田野调查，住在一个airbnb，在房东的书柜里找到这本书，也不知道房东和新西兰有什么关系，Jeremy看到我在翻看这本书，说新西兰的自然历史啊，基本就是鸟类的历史吧。果然里边除了山川河流就是各种鸟了。

Jeremy过来加拿大这边读书，Megan是他女朋友，拿Open work permit，可以打工，虽然工签不受限制，但Megan是学考古学的，而且还是硕士学位，这种相对小众的文科专业，如果不是私人企业，就要到政府或者政府资助的公共机构，很多就要求是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身份，两年的时间里，她做过三四份不同的工作，有全职也有兼职，但都和自己的专业无关，咖啡馆，旅游纪念商品店等等，所以Megan更多是来陪Jeremy过来读书的。Jeremy毕业回国之前，我问他们回新西兰什么安排，比如想去哪里安家，Jeremy说他都听Megan的，因为Megan为了他来加拿大学习已经牺牲了很多，至少这两年如此。

虽然我们是同班同学，但国外上学，除了上课见面，偶尔聊几句，相识不多，在我们成为室友之前，我去过他们家几次。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对我来说都是很愉快温暖的经历。那时候我刚到国外，像很多留学生一样，语言不行，朋友没有，课业生活有压力，后来还和新来的几个来交换学习的中国室友产生了嫌隙，加之我本来出国读书的计划就是仓促而就，常常会有why the hell am I here的感叹，心理状况不是很理想，唯有当时在异地的前女友倾诉，她比我早一年到加拿大，有过类似的感受，我听她说过，现在轮到我了，反而不好意思说这些自己的郁闷，这些自己产生的不快乐的东西，即使亲密的人我也不是很愿意分享。

我一开始住在学校不远，普普通通的居民区，建筑房子都是实用即好，工人阶级和学生居住的多，邻里彼此之间也有距离，他们俩住在downtown附近，很多百年老龄的房子，一些还是保护建筑，房主也爱惜，愿意装饰，被漆得五颜六色，从窗户到花园都有用心地装饰点缀，他们的房东买了房子但只有夏天过来居住，是个townhouse，就是一排房子紧挨着彼此，没有北美常见的特别大的院子，房子后边有一片不大的花园。加上地下室房子有三层，前后开了两个门，房东夏天过来的时候住在楼上，他们两个住在楼下，一楼是客厅和厨房，地下一层是卧室和卫生间。





院子里的郁金香，五六月份郁金香的季节了，比国内要晚一两个月

我当时住在中国房东的房子里，和国内的情况一样，房东为了赚房租，中国租客为了省钱，就在隔断客厅，开更多房间，虽然也是两层楼，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但同时和五六个人一起住，既缺少公共空间，也缺少私人空间，除了房租便宜，可能中国人还有其他亚非裔习惯了狭小拥挤的空间，对此的忍受程度相对要高。

和新来的中国室友发生不愉快之后，我就着手找房子住，Jeremy听到说你可以搬过来和我们住，我们有一个空余的卧室，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门，只有窗帘遮着。我不太介意这些，省去了找房子的烦恼，而且房租也很便宜，就满口答应，也连连称谢。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旅行和异地实习，我都在那里度过，并且收获了最快乐的时光，在一个地下室小房间，和两个善良可爱的新西兰室友。

我第一次到他们家，是在一个酒吧的活动之后，他们说你要不要到我们家喝茶啊？我说行啊。在国外邀请别人到自己家一般不会这么随意，肯定要提前约好时间，有一个什么正式的原因和目的，临时说来家里坐一坐，让我感觉很中国。到了他们家喝茶，在茶壶里泡了伯爵茶，我为什么记这么清呢，平时用最普通的茶包和热水就行了，然后加奶，大英帝国留下来遗产之后也成了我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一边玩桌游，Catan，我搬进来之后，这个游戏也成了我们偶尔一起坐下来喝酒吃薯片的理由。

临走他们说下次邀请你来我们家一起吃个饭好了，这是正式的邀请，我买了一瓶本地的蓝莓红酒，然后想了想，又买了一束花，Megan说谢谢你，然后说这花是康乃馨，是给妈妈的。晚饭是印度料理，Dal（lentil soup），他们两个虽然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极少吃肉，也爱做饭，有厚厚一沓卡片，手写的recipes在上边，然后每天循环着用，Dal是他们常做的菜式，然后其他一些常见的家常料理，披萨，意面，蔬菜杂烩，以及这些条目下的子条目，常做印度料理可能是印度菜里素食种类多，我和他们住一起之后也开始慢慢转向炖煮烤的烹饪方式了，毕竟中式的翻炒有太多油烟。

再后来一次到他们家是他们要host一个party，邀请班上的同学和朋友一起过来。party的主题是新西兰国旗公投，Jeremy把备选中一些荒诞滑稽的国旗设计方案画了出来，贴在客厅的墙上，比如那只眼睛发出镭射光线的kiwi鸟。我记得带了一袋子kiwi果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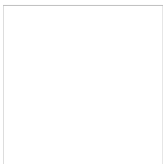
不过人多的party我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大家都有各自的话题，我也插不上嘴，也不好意思，也可能是英语那时候也不行，认识不认识的会好奇地过来和你聊几句，但也止于此，更多是出于礼貌，

所以之后的party邀请，我都确定有没有认识的人在，或者host家里有猫有狗在，我才去。

新西兰的国旗并没变，最后投票结果还是保留原来和隔壁澳大利亚傻傻分不清楚的国旗，我现在还留着他们送我的一面国旗。这个国家和他们的国旗一样，因为距离遥远，人口数量少，在世界上存在感并不强，新国旗公投是难得让世界关注这个国家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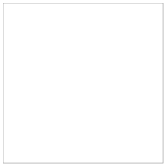
和他们一起住了差不多两年，平时的日子并无不同，上课，打工，进出家里内外，做饭，看书，休息，无所事事。他们两个作息很好，早睡早起，我到周末或者假日生物钟就比较乱，早上起床上楼，他们已经吃完早饭，在客厅里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已经上班，到学校去了。

因为朝夕相处，他们的生活起居相对固定，我对他们无比熟悉，比如每周二去购物，周三和周五做面包，每天轮流做饭的时间，晚上一起吃饭时看的视频节目，阅读的书籍，去外边运动（Jeremy喜欢骑自行车）的时间，他们在我旁边在我的生活里像是轨道上循环的星体一样，我毋需抬头，也知道他们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安静，客厅很大，我们坐在各自一角，互不干扰，或者聊天说话，很感谢他们，我的英语进步很大，而且还是相对有难度的新西兰口音的英语，这和我在一些渔村遇到的浓重的爱尔兰口音一样，时常听不懂他们刚说了什么。Jeremy还常常帮我改简历和求职信，他是个好奇心很重又很认真的人，我说得再不着边际的话题，也能和他聊起来，关于中国的，世界的，或者古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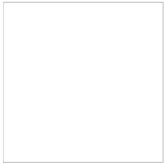
三月份，我们两个在院子里垒了一个snow bar，然后在上边喝酒

在家的时候尤其是漫长的冬季夜晚，也就是玩桌游吃薯片，Megan特别喜欢吃薯片，但又怕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自己不会去买，我到超市就顺手买几袋子，然后放在家里说下次一起玩桌游的时候吃。也一起喝酒，Jeremy比较喜欢喝，Megan酒量不太好，但酒精毕竟属于额外消费，也不便宜，我们都是穷学生，Megan打工赚的是最低薪水，而且还要还新西兰那边的学生贷款，所以喝酒也是偶尔。他们是在Dunedin读的大学，那里是新西兰的有名的大学城，很多学生，所以party文化很重，酒精大麻没少接触，到了这边，可能也是朋友少了，也只有偶尔和我坐下来在家里喝一点酒。有次Jeremy喝大了，把自行车推到了客厅。还有次他们喝得醉醺醺是我生日，他们带我去看冰球比赛，然后我们去酒吧夜店，去了一个又一个，他们两个都喝多了，跳舞的时候，我记得Megan一直在提裤子，好像是腰带太松了，即使这样，也不妨碍她在舞池里继续跳，跟着夜店舞池里音乐举着手唱“I dont care~”。最后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回家的。



喝醉的Jeremy, 自行车还有新西兰国旗

然后第二天带着hangover醒来，Megan说我们花了好多钱啊，我哈哈哈哈哈说是啊冲动消费。他们的家庭在新西兰应该还不错，尤其是Jeremy，他来自基督城，爸爸是医生，妈妈是市图书馆工作，他的学费都是他爸爸付的，不像很多学生背着学生贷款，Megan家里之前做农场，在皇后镇附近的一个小镇Arrowtown，一个游客比本地人还多的地方，Megan妈妈退休前好像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她爸爸去世得早，皇后镇附近的地价很贵，因为拆迁，Jeremy说Megan家里拿到了很多钱，很多很多，他说。但他们都有很克制的消费习惯，还有很好的储蓄和财务观念。现在他们结婚了，应该已经在存钱考虑买房子了。



邻居在我们家后院梯子上刷漆，入秋了，菊花开放

最后一年，他们离开加拿大之前，他们的父母都过来看望他们，顺便来旅游。Megan最开心了，Jeremy在学校还有同学朋友，而且中间还回去新西兰一次，但Megan除了工作的同事，很少有其他朋友，我当然特别理解她。

然后我们家里突然来了好多人，Megan的妈妈和她的妹妹，也就是Megan的阿姨住在离我家不远的的一个airbnb，Megan的姐姐和她丈夫也过来了，Jeremy的父母离异，但妈妈和她的美国partner从波士顿一路开车过来，他们都住在我们家，家里突然间好热闹。

我当时忙着打工，有空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周边的小镇看看。再后来Jeremy和Megan的朋友也从美国过来看望他们，我们一起开车去了更远的地方，在海边租的一个小屋里住了一夜，偏远的地方，在屋里烧了木柴炉子，外边晚上一点光亮都没有，只能听见汹涌的海浪的声音。



和Jeremy, Megan的朋友们一起去的一个渔村

我当然是有羡慕的，因为和前女友分手之后，在加拿大好像我只有自己一个人，但还好我有Jeremy和Megan。

他们是十月份走的，走之前我忙着一个考试，没时间帮忙，所以在旁边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地收拾东西，客厅摆放的一些他们要带走的物件慢慢减少，比如一些相片，窗台上的摆件，书，虽然也没有多少，平时也不会注意，但就是突然一下子觉得空荡荡起来。

走之前的夜晚，我们一起到外边吃了个饭，是一个华人开的素食餐厅，我们一起到外边吃饭的机会不多，因为外边吃饭太贵了，最后一餐也吃得简单，老板是澳门过来的，葡萄牙语说得比英语好，走的时候知道他们俩要离开加拿大，对我们用中文说有缘再会，问我缘用英文怎么说，我到现在也不会翻译，chance? destiny? or fate? 这种predstination色彩的佛教词汇已经进入中文日常使用，英语里或许加尔文主义有此意？但太过于宗教了，我只想有一种美好的期待。

去年的时候我回国一趟，就决定去新西兰看他们一下，很开心可以见到他们，如果单纯是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想去新西兰，感觉是一个缩小版的加拿大，历史类似，英国殖民地，之后独立建国的时间也相差不多，文化类似，主流盎格鲁撒克逊，但因为都是移民国家，也很多元，自然风光也差不多，可能加拿大没什么火山，但山川湖海的我也看过不少，原住民文化稍微不同一点，毛利人的人口比重相比北美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要大很多，在新西兰也融入得相对好一些。

所以就安排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行程匆匆，见他们一面就好，因为不想耽误他们工作，我从北岛的奥克兰一路南下，想着刚好周末见到他们即可。去新西兰的游客基本都要去皇后镇，虽然他们两个住在Dunedin，但Megan家就在皇后镇旁边，我到南岛的时候，他们两个刚好要去皇后镇，跟我说，你可以早点过来，直接到皇后镇，然后带着我在皇后镇一带看看，再一起开车回去Dunedin。

我去之前和Jeremy说我可能沿途搭车过去，他给我推荐了搭车路线，说南岛的哪条风光好看，更有特色一些，Jeremy的妈妈住在基督城，把我送到市区外边搭车的地方，然后我走8号线从岛中部过去，山谷公路，两边大面积的农场草地，湖泊和村子点缀，然后就是绵延不断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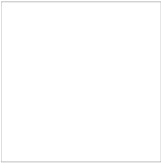
搭车到了皇后镇，司机帮我打电话给Megan，Megan还在从Dunedin开车过来的路上，Jeremy已经到了，但是还在工作，她打电话给她的妈妈，让她过来接我。然后我在加油站等了一会儿，看到Megan的妈妈开车过来，上次见面还是加拿大，真是想不到啊，她开车带着我在附近绕行，给我讲皇后镇这片地方的情况，最早过来的淘金客，她家arrowtown当时就有很多华裔淘金客，河边还保留着这些华人当时住的石头小棚子，真的是很小啊。现在换成了华人游客，算是旅游旺季，皇后镇附近很多游客，入口的一个转盘附近甚至堵起车来，在Arrowtown这个小村庄的一条主街上，也看到很多拍照的各地游客们。

新西兰人少，南岛人就更少了，除了城市就是山川田野，这些小村庄就散落其间，户与户之间隔着

距离，鸡犬不相闻，有些住在村子外边的，开车路过不注意根本不知道树丛后边有一幢房子。

四月中，秋

这边石头多，四周环山，抬眼就能看见，不像北美，房子几乎都是木头做的，Arrowtown的房子很多都用石头至少垒成一部分墙，但这边的房子不像加拿大那样巨大，和北美食物的size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那么大的房子，车也如此，Megan妈妈的房子只有一层，卧室也不多，我在客厅打地铺，院子花园就在落地窗前边，面积也不大，倒也好，不然除草栽种也费不少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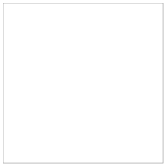


Megan妈妈家的客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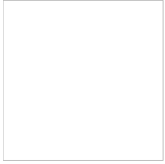
除了主街那里因为有商店还有游客相对热闹点之外，其他地方很安静，稀稀落落的人和房子，挨挨挤挤的树和花影。能理解在加拿大的时候为什么Megan有次突然心情很差了，我和她当时都坐在客厅看书，然后Megan问我今天出门么？我说现在不出去，一会儿可能出去买菜。然后我记得Megan之后似乎在有意地制造一些噪音，我没有觉察她当时已经心情很烦躁了。后来Jeremy特意和我解释说，Megan有时候需要一个人的空间，她来自一个非常小的村庄，习惯了空空荡荡没人的环境，有时候我自己都要出去避一下，我才想起来她为什么问我要不要出门，得到否定回到之后更加沮丧。我很抱歉，自己的粗疏。

我现在也住在一个类似的环境里，对于人群已经陌生了，也许还会有好奇或者兴奋，但时间长了，还是选择自己面前最好一个人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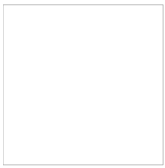
在Arrowtown呆了三天，第一天Jeremy要工作，Megan开车带我绕着皇后镇转了转，秋天了，山区早上会冷，看到她戴着我有从瑞典带回来送给她的帽子，她在这里长大的，读书的学校也在皇后镇，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很多外来投资，房价炒得本地人都负担不起了，我们在镇里一个免费停车位都找不到。Waikatipu湖就在镇子边上，巨大的，蔚蓝的湖，湖面被穿越群山的风吹得摇曳不定，我们开车去湖另一端的Glenorchy，然后再往山谷里边开，直到没有游客，四周是马场和草场，Megan说湖对岸有一个餐厅，我们可以在那里吃午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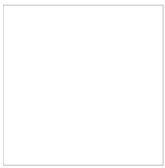
去皇后镇的路上



Waikatipu湖



Waikatipu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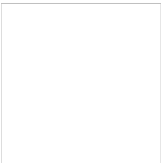
中午吃饭好像也点了炸鱼薯条

下午回到Arrowtown，沿着河边散步，晚饭她的妈妈烤了羊腿，啊新西兰的羊。第二天Jeremy也休息了，Megan姐姐的丈夫在组织一个植树活动，我们也过去帮忙挖坑埋树苗，然后一起开车到一个山上徒步，四月是南半球的秋季，树叶金黄，覆盖山峦的草皮也和土层一样的黄色，沿着盘山路开到山顶一个滑雪站，滑雪季节自然还没到，缆车空荡荡地挂在半空中，山顶还残存一些未融化的雪，或许会一直到另一个冬天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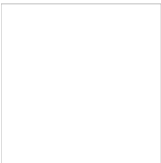
第三天开车回Dunedin，差不多四个小时的车程，先沿着山谷后穿过草原，这个小国家的主干道都是窄窄的双行道，一路除了经过个别镇子，罕见其他车辆行人，多是绵延不断的绿野和农场，中途在一个上世纪的农场参观，孤零零的几幢房子，下一个住户不知道要多久才能看到，这种环境在中国应该只有西部才如此，快到Dunedin的时候才见稍具规模的人类聚居点，靠近海岸之后，天气也起了变化，多云然后是一阵一阵临时起意的雨，他们带我沿着一个海岸公路开车，地形起伏，海在视线里倏忽隐现，停在某处海滩小径散步，都是毛利语的关于植物和自然的标示。

到达的当天晚上吃了炸鱼薯条，这边炸鱼薯条餐厅很多是中国人经营的，而且多做外带，加拿大那边更多是餐厅，坐下来吃，当然也贵上不少，何况还有小费文化。

第二天是我生日，开车带我去Orokonui Ecosanctuary，我们去得早，人不多，除了一些本地爬行动物和植物，看到了不少鸟，kaka， roben(kakaruai，很可爱小鸟，在地上踩一个坑，它一定会飞下来看一看有没有吃的)， tekahe（不会飞的大鸟），fantails，Kereru(又大又胖的新西兰鸽子)，tui（有个白色小围脖，叫声很亮）， 很多我叫不上名字，就在密林小道里跟着鸟叫声一直走，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会选择在这里办婚礼宴会，倒是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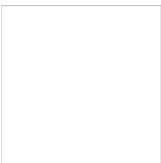
不会飞而且呆呆的Takahē



kererū新西兰鸽子，又吵又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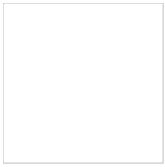
可爱的kākā



有围脖叫声很好听的Tūī



在喝水的Tūī



看到我们在地上踩了一个坑之后飞下来等我们离开然后一探究竟的Robin(kakaruai)

然后开车到海港Port Chalmers 去喝咖啡，他们之前短暂住过这里。刚回国的时候，Megan找到的工作是在北岛的Hamilton，附近有魔戒里霍比特人村庄，但他们一点都不喜欢那里，工作了一年就把工作辞了，又回到了南岛，回到了Dunedin。

我太喜欢这些海岸公路了，即使我知道生活在海边意味着不会太理想的天气，可是这里的雨水，这里起伏的地势，让大自然的各种植被出现在视线的各个角落，应接不暇，仰头是高大乔木，有时候密得看不到天，车窗外边是跟随车道从没断过灌木，即使有住户，也都小心退避其后，从一个山坡上开出来，眼前就是开阔的小片谷地，牛在吃草，马在跑。

某树林

之后去一个农场给Jeremy取牛奶，也没人，放了钱，拿了奶就走。下午Megan说她有工作上的事情，Jeremy带着我在Dunedin市中心转了转，他读书的时候论文方向是建筑，在加拿大的时候也跟着他认识了不少相关的建筑名词，second empire style, bay window, mansard roof....Dunedin市里有很多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期风格的建筑，还去了他读书的Otago大学，自然博物馆。

晚上我们起到一个意大利餐厅吃饭，为了给我庆祝生日，而且我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了，他们送给我一个生日礼物，是一个毛利人雕刻的绿石吊饰（punamu toki），才想到Megan可能下午自己一个人去给我买礼物了吧。

去新西兰之前，我看了苏格兰脱口秀艺人Billy Connolly之前骑摩托从南到北穿行新西兰的纪录片，他特意拜访了一个叫孤独的坟墓（Lonely Graves）的地方，在南岛离Dunedin不远，据说1865年William Rigney在河岸发现一个尸体，不具姓名，也无人认领，他把尸体埋了，立了一个墓碑，上面写着，Somebody's Darling Lies Buried Here，后来William Rigney死后也葬在旁边，墓碑上写着Here lies the body of William Rigney, the man who buried Somebody's Darling。一个听上去美好的故事，善良的人依据善意的揣测和一个陌生人彼此建立了善意的关系。

我自然也很感谢我的新西兰室友的善意。

因为疫情，他们本来计划婚礼后到越南度蜜月的计划不得不搁浅，和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一样，不得不每天呆在家里，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度蜜月的方式呢，但希望他们，我的朋友，新婚快乐，希望还能再见到你们。我也马上就又老了一岁，谢谢曾被他们陪伴的时光。

Yours sincerely

祝你们新婚愉快，祝我自己生日快乐~